

意園文略序

光緒丙子荃孫應禮部試由文治庵錫厚庵兩丈得見意園
與談板本源流蹊徑甚合後先入詞館稱同志焉 國朝同
治中興廓紘恢綱中外一心克殲大憝海內翕然羣望又安
迺髮捻之禍大定而 宮闈之釁已萌倖竇漸開 朝政漸
紊一二賢者大聲疾呼振聾發聵未嘗不有裨直百依草
附木者流毛舉細故攻訐陰私亦雜出其間 朝廷敬之重
之亦未嘗不厭之意園以朱鬱儀之博學劉子政之傷時又
熟於 本朝故事大至朝章國憲小至一名一物皆能詳其
沿襲改革之本而因以推見前後治亂之迹苦心甚口調護
焉匡救焉言者諄諄聽者藐藐詩人所詠古今同慨戊子典

試山東至以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命題其情亦可
憫矣自官祭酒以振興國學爲己任適同官爲翁常熟王長
沙治舜臣諸公相與同志籌膏火節浮冗廣課程嚴規則絃
誦之聲蒸蒸日上人方以爲得行其志而乃使車甫返乞病
開缺後見與張文襄公書蓋亦有不得已之情在耶家居十
年殿門謝客攷訂古籍並三代秦漢彝器法書名畫以自娛
樂暇則出游丁酉踏雪飛狐戊戌浮渡徐水怡情巖壑貌託
曠達實由甲午之役朝議乖舛喪師失地重幣求和貽誚鄰
國變法議起僉人乘之樂禍幸災幾釀大變君以懿親盱衡
當世內外臣僚無可倚仗羣小離開陰陽捭闔不測舉動卽
在目睫時勢日亟病亦日深慷慨感傷治不如法信陵密國

同此隕身嗚呼傷哉君淬奮于學博聞強識其攷訂經史及
中外地輿皆精覈過人天下魁壘之士至京師者莫不以爲
歸壬辰癸巳閒荃孫起復預君消寒之會與嘉興沈乙盦談
掌故折衷于君終日不倦同人目爲談故三友甲午荃孫投
劾出都已亥又來購巴陵方氏書還南之前日話別於意園
之鬱華閣依依不捨欲行且止孰知此別竟成永訣迄今再
至池館如故斯人不作蠹沙猿鶴萬劫蒼茫後死匪幸徒增
感喟君所著撰不自收拾子勤太守輯詩三卷詞一卷名之
曰鬱華閣遺集刻之武昌又得遺文十一篇章奏十篇議一
篇名之曰意園文略刻之金陵荃孫爰舉昔日論交之雅故
及意園有志匡時之苦衷聊以狀意園于萬一至於文詞爾

雅浩氣磅礴讀此集者自知之無竢荃孫之翫縷也宣統二
年歲次庚戌冬十有一月江陰繆荃孫序

意園文略卷第一

遼陽 楊鍾羲 編次

兩淮鹽法錄要序

海臣同年纂兩淮鹽法錄要託始於道光元年止於光緒某年凡別類四曰兩淮綱鹽錄要曰淮北票鹽錄要曰淮南票鹽錄要曰淮南引岸借運鄰鹽錄要此海臣以戶部候補主事未丁憂以前兼管山東司金科時所爲也以編年著其遷變以比類明其得失其檔案闕失者則刺取後來奏疏附案語以補之海臣於此可謂能盡其職矣夫淮鹽極盛於乾隆而弊竇亦萌蘖於乾隆馴至道光年閒而墮壞不可復救於是長沙陶文毅首倡淮北票鹽之議先祖文愨公實力成之

而淮南於道光三十年亦遂改票是爲淮鹽中興惜乎粵匪肆亂沿江名城大邑相繼淪陷坐使良法不行當時諸大臣不得已而爲抽釐之舉迄於今日紛亂膠轕而淮鹽不可復治其壞蓋有甚於道光年間者余嘗謂鹽法之壞壞於內而不壞於外所謂壞於內者根窩也夾帶也所謂壞於外者鄰私也梟販也土鹽也乾隆盛時揚州鹽商供

巡典辦年貢而外名園巨第絡繹至於平山歌童舞女圖畫金石衣服肴饌日所費以鉅萬計官以商之富也而賂之商以官之可以護己也而參之在京之搢紳往來之名士無不結納甚至聯姻閣臣排却言路占取鼎甲凡其力之能致此者皆以賄皆取之

國家之課與民之膏血奢旣太甚用或不足則輾轉請帑本而生帑利帑本則層層剝削至商者已不足數乃以之彌縫虧空復揮霍以供數日之樂而帑利爲名加課爲實課以逾重於是歷綱虧課而商亦困矣迨至撥解之時下則勻湊敷衍上則通賄苟免凡所謂鄰私梟販之鹽爲患因以滯銷者皆蒙蔽之語而非事實也場梟不能行遠土鹽不能多出所截者鄰私也然同一鹽也以言乎潞陸運與水路孰難孰易乎以言乎川則鑿井與熬波孰難孰易乎易者自賤而易銷難者自貴而不易銷勢也而乃反是爲之以杜私爲首務蓋不察彼商儉而我商奢彼官簡而我官繁之故歟是所謂不求之於其本也楚岸緝私匣費諸目豈爲楚吏之杜鄰私哉

實賄免楚吏之察我重包夾帶而已矣天下事未有不自治而張皇於外者鹽務其一端淮鹽又鹽務中之一端也淮北改票之議陶文毅發之先文愨成之淮北根窩一律掃盡實亦欲的商自運先課後鹽求合成法而非變更成法至於丁未綱收正雜稅課及認納淮南懸課八十九萬四千餘兩外又預納戊申一綱此自治之成效大略可觀而論者至今日猶有異同是可慨矣今日兩淮之鹽法非特淮南非票鹽卽淮北亦非票鹽也課則恃乎釐釐虛宕而無所考成商則盡復根窩之舊乃盤結而不可動搖軍興以來督撫將帥各設鹽卡收釐金以濟餉始未嘗不涓滴歸公今則一督銷局大員其豐者歲獲數萬金矣一釐卡委員其瘠者歲獲數千金

矣而本員之薪水及幕友巡勇家丁之所得不在此數也本任諸官之所得亦不在此數也此皆

國家之課民之膏血也李世忠把持鹽利自運自銷久之始退還引地此固降虜所爲金陵克復以後亦有以巨紳大將領票充商者久之而各處軍務告戢銷岸大暢一票之價遂值萬金於是規窵之局又成蓋自輪售之法由淮南邇及於淮北而陶文毅票鹽之初意埽地盡矣票鹽之善在於得價卽售故利民卽以裕

國而循環轉運之法則意在於保價保價之法是求滯也是招私也而究歸於厲民往者引自部發官由

朝命綱總散商一切有定苟有虧缺尙可著追利害故自相

兼今者引不由部發官不由

朝命而其弊則一切復故是擇其最不善者而從之也況乎巨紳子弟有身爲票商而徑行闖卡不納釐金者官吏相視莫敢誰何徒加於守法之商而已夫重釐則困守法之商招價則困守法而不敢買食私鹽之民是毆民而教之以亂也故曰今日兩淮之鹽法名曰票鹽而實大反乎票鹽也海臣復筦山東司事其所以措置者當何如也年來沿江上下游勇肆行賊艇出沒而民之與天主教相仇者接踵而起杞人之憂故不僅是一隅之鹽法也

成均課士錄第八集序

丁亥秋盛昇旣印行王益吾前輩所選成均課士錄第七集

復從故司業顏札舜臣同年治麟家得第八集藁本略爲刪
整益以近三年課作共得制藝經解史論雜著二百八十七
首以戊子五月付梓九月訖工仍編入本年錄科文舜臣抵
任直

國學整頓之後復增膏火銀大治學舍手定章程嚴懲荒惰
獎勤樸盛昱與諸老前輩承其後無敢增損今京朝士大夫
謂國子監猶能舉其職者皆舜臣之遺法爲之也舜臣於乙
酉八月以憂去官丁亥五月以毀卒遺文零落無所收拾管
監事翁先生偕同官爲請於

朝得入國史孝友傳盛昱復爲之編定此集以見舜臣教士
之實效足以被於後來俾後之爲斯官者見斯編而思舜臣

之學之行沒而使人不能忘如此因益兢兢焉思稱其職則豈第盛昱區區慰吾故友之心哉祭酒宗室盛昱記

南學自定積分日程後如溫生仲和之禮說類鈔程生棧林之說文通例王生光棣之禮程阮生引傳之西遼記事羅生厚焜之古音表岳生森之禮記類述萬生祖恕之七經緯內外編皆已成書校輯之書若何生聯恩之輯隋唐以前音切及祝生康祺從慧琳音義輯衛安古文官書諸葛穎桂苑珠叢釋靜洪韻英羅生厚焜亦從而校錄訖文皆具草藁戊子春命諸生分輯通假彙編依今韻排類專取

國朝經師成說已得二十餘冊他日將併諸生所專撰者彙爲南學叢書質諸海內達者茲集例選課作故序說悉不以

八又記

八旗文經序

敘曰取大石興安以南庫葉巒以西松花江嫩江合流處以東六甸以北之人百分之一曰滿洲旗取黃河以東瀚海以南嫩江東岸以西長城以北之人千分之一曰蒙古旗取故明遼東都司以及十三布政使司之人萬分之一曰烏珍超哈旗今名漢軍喀爾喀準噶爾回部番子亦時編入以黃白紅藍鑲正別之宗室覺羅各隨其所食采地之戶亦繫旗是曰八旗凡不入旗之滿洲蒙古曰丁漢人曰民番回仍其稱其取而編爲旗人者聚之於京師陪都留之於故地散之於畿輔遷之於邊城駐之於各行省開國之初綜滿洲蒙古漢

軍皆通國語國語有經史性理凡人能言者卽識字能識字者卽通經上至王公下迄執爨之士不待箋疏皆能通經史大義故康熙朝諸大臣類能以經術飾吏治佐

聖祖仁皇帝致太平其未及進用者復能誦習正文參證經義旁通乎百家之言重譯乎數萬里而外遠究乎數千百年以上三光五岳之氣聚於

聖人近聖人之居者得其氣爲獨厚非完顏地徧卻特祚短所能比方萬一惜無人掇善其文論而錄之是以俱泯沒也百年以後已不能人人盡通國語於是乎不能人人盡通經義而當官莅事讀書爲文之途稍稍分焉乾隆中始設繙譯科目以維繫之然習其業者固不能盡通國語之輩也揣摩

語氣妃儷字句大義微言蓋有不暇講者而方聞綴學之名始專屬之攻舉業之人要其時文章固極盛也乃以張鄂之黨相攻之故巡撫鄂昌以文侍郎世臣以詩先後獲罪黃文襄之子孫又以刻奏議干議凡諸著作率皆藏家無出而問世者迨其後和珅擅政凡其識拔旗人以巧趨避爲德以工鑽刺爲才以善進退周旋俯仰爲知禮而風氣變營第宅美衣服飾廚傳蓄姬侍寵奴僕酒肉棄於衢綺羅照於市樓臺相接鐘鼓相聞恣睢跳踉於輦轂之下見漢人蒙古人則鄙夷之見十七營之人亦鄙夷之見駐防之人亦鄙夷之見畿輔屯居之人亦鄙夷之甚則見陪京之人曰彼武蘇也見黑龍江吉林不曰彼伊徹卽曰彼烏拉齊也其故家遺俗蓄道

德能文章不盡變於和珅者蓋亦僅矣而華門圭竇研詠經傳老死不悔者或亦時有而人亦與文遂分而不可復合

仁宗睿皇帝親大政誅和珅士氣大振遷滿洲於舊疆開宗室之科舉雖其經術不能遽如康熙朝蓋亦彬彬稱盛焉於時棟鄂治亭先生伍堯梧門先生遂因以選集八旗古近體

詩

仁宗睿皇帝錫之嘉名旗人文集始乃出而佚者多矣自時厥後士非科舉不能得顯秩制舉之業益精道光朝納蘭恭勤公那清安復有梓里文存之選其子文恪公全慶續成之皆制藝也他文未遑及咸豐同治閒吾師烏齊格里文端公昌明理學天下翕然從風遂以弼成中興之治八旗士習人

心將復康熙之舊矣。盛昱以同治庚午科順天鄉試出公門，公謂之曰：觀子之文，非所謂時下文者。八旗人爲古文詞者，未有撰集之本子，蓋於舉業之暇爲之，因爲述八旗文運盛衰之故，盛昱不敢當，亦不敢忘。退而瀏覽篇章，搜求散佚，二十以後，溺於帖括，三十以後，浮沈仕宦，未四十遂以病廢。比年病或少間，輒理而董之，自念學殖荒落，不能崇醇德而張正學，無以副吾師之期許，併此區區而不克就，則負吾師益甚。表弟楊子鍾義，好學人也，欣然相助爲理。戊戌之冬，殺青斯竟，凡得賦五卷、論辨五卷、序十卷、題跋四卷、奏議六卷、表一卷、書四卷、記六卷、碑三卷、頌贊一卷、箴銘一卷、墓碑二卷、墓誌一卷、傳狀五卷、七連珠設辭一卷、哀祭一卷、爲文六百

五十首作者一百九十七人八旗之文不止於是也其初也本功德以立言以無所藉而不克見其繼也因文以見道又以有所避而不克見然今日者既不能人人通經則執筆爲文而名爲士者其出一詞立一說皆旗人之所模範則八旗之士至今而文教爲尤急文教之所及則親上死長之心生勿汨時趨勿惑異說勿以畛域自封勿以驕貴而不學敬體列祖

列宗開國之心凡未入旗之滿洲蒙古漢人皆吾一體恂恂焉兢兢焉日從事於學問之中而以文爲表見之資凡利祿紛華靡麗之習不以萌於心而奪其志則於吾師所以編輯斯文之惜其庶幾矣斯書所錄文或無當於用人亦或不克

有終而要非不學之人所可譏彼夫豐沛故人五陵子弟夷
爲卑隸蕩爲蟲沙皆由風移俗易而無學以持之也與論論
文曰文章經國之大業詎虛語哉名之曰八旗文經凡五十
六卷合作者攷三卷敘錄一卷都爲六十卷鑲白旗第三族
宗室盛昱謹敘

闕特勤碑跋

右闕特勤碑在三音諾顏之哲里夢伯愚表弟訪拓寄余此

元耶律文忠後第一拓本也闕特勤建碑事載新舊唐書突

厥傳闕特勤以開元十九年卒

舊書作二十三年此據新書

詔金吾將軍張去逸都官郎中呂向齋璽書弔祭并爲立碑

上自爲碑文仍立祠廟刻石爲象

耶律文忠云其象至今存焉

四壁畫其

戰陣之狀

以上据舊書

特以高手六人往

此据新書

今碑云開元二十

年七月七日建蓋市石察書非蕃人所習亦須驛遣高手故

遲至一年有半也文忠雙溪醉隱集自注和林城苾伽可汗

之故地也歲乙未聖朝太宗皇帝城此起萬安宮城西北有

苾伽可汗宮城遺址城東北有唐明皇開元壬申御製御書

闕特勤碑闕特勤骨咄祿可汗之子苾伽可汗之弟也名闕

可汗之子弟謂之特勤

文忠此數語云引唐書今無其文疑文忠語鈔誤後有數語與唐書合茲

專引文忠語故不錄

其碑額及碑文特勤皆是殷勤之勤字唐新舊史

凡書特勤皆作銜勒之勒字誤也諸突厥部之遺俗猶呼其

可汗之子為特勤特謹字也則與碑文符矣碑云特勤苾伽

可汗之令弟可汗猶朕之子也唐新舊史並作毗伽可汗勤

苾二字當以碑文爲正今據本正作特勤知文忠之言不誣
特勤轉爲特謹特謹又轉爲台吉今蒙古呼王之子弟皆爲
台吉台讀若太吉讀若級太特級謹聲固相通矣毗伽可汗
新舊書皆作毗明皇弔苾伽可汗

苾伽華言
足意也

弟闕特勒書猶

作苾字惟特勤字唐修隋書五代宋修唐書凡數百見無不
作勒者載筆之臣何渠如是或者譯音長短如李堇李極烈
之倫乎大凡譯無定字尤多虛音如此碑捺梨出班書匈奴
論天爲撐犁卽今蒙古語之騰格里騰撐爲一聲犁里爲一
聲格則虛音也李堇之近特謹李極烈之爲貝勒騎驛二者
其皆是耶特勤固非名而闕亦近號如今之格根三音類闕
可汗闕啜闕俟斤屢見傳中沙陀傳之處月朱那闕俟斤阿

厥尤明顯處月部朱邪姓闕號俟斤官阿厥乃真名烏質勒

傳闕啜忠節闕號啜官忠節名亦其義西突厥五啜五俟斤

處木昆故祿屋又作胡屋攝舍提又作執突騎施鼠尼失又

鼠尼又作阿二哥舒又作一校寒幹一一作按汗那

施音不近形譌又作拔塞幹合三者證之當作拔寒幹塞幹二

皆部名啜俟斤皆官名闕也闕律也噉也賀邏施也沙鉢也

噉泥孰也泥孰屢單出此有噉字加號也處木處半也皆號

也五啜闕第一二五俟斤闕亦第一二而處半各居其末以

是知處半近於小闕近於大闕特勤乃特勤之榮號耳蕃人

不願以名語漢漢人又不察而即以官呼之自漢至明比比

然矣獨惜闕特勤反默啜之虐政復骨咄祿之舊物挈位而

授之兄而身佐之拔噉谷欲於仇讎而舉國聽之突騎施跽於西結骨螫於北回紇懾於南遠則吐蕃強與交而不可近則奚契丹願爲臣而不受

觀明皇待之之厚與摧滅奚契丹之易可懸斷其不受也尊中

國而息其種人突厥之賢相抑阿史那氏之間人也舊書小

殺等等字最有意與碑旨合

殺也設也察也一也蓋國人視闕特勤爲重而小殺拱手聽命

故不稱可汗

新書盡改爲默棘連使闕特勤之玄謀不彰猶幸舊

書存之而名字卒以不通中國文字之故徒以官爵稱千古翳如重可敦也闕特勤曾祖祖名不見於史賴碑以存父名骨咄祿祖亦名骨咄祿頡斤蒙古父子不嫌同名至今猶爾頡斤官名鶻屈頡斤都摩支闕頡斤可證突厥官二十八等史僅載十一而俟利發高於頡利發三等則頡斤必俟斤之

卑者也碑述阿史那世系云首自中國雄飛北荒乃用高維
舊說李思摩在本國時以貌類胡疑非阿史那種則隋書國
於西海語必非無本此特諸史在朝者親唐之言明皇掘之
以招徠猶戛黠斯之爲李陵後也碑文操黎曆耆眩雷丁零
皆用漢事而處月用今名蓋取工對處月卽北庭地永徽四
年卽處月置金滿州此据新傳金滿州都督寄於北庭界內此据舊志
長安二年處月酋沙陀金山爲金滿州都督据傳與庭州改北
庭爲一年之事据志先天初沙陀輔國避吐蕃徙部北庭開元
二年復領金滿州都督當闕特勤時正輔國及其子骨咄支
相繼效忠之會故曰西鄰處月之郊稱之爲郊比內地也處
月雖爲西突厥然其部最東在東西突厥之間與葛邏祿同

然葛邏祿北處月南最近中國臆說以爲西突厥東五姓本有處月處蜜賀魯惡其親近庭州故析哥舒阿悉爲二以足十姓而擯之駱弘義請赦處月等或有因也四世效節雖道路不通且與北庭相倚直至貞元四年而始陷則沐浴唐德舊矣宜明皇之視若編氓也文忠有處月說亦爲此碑而發謂涿邪轉爲朱耶朱耶轉爲處月涿邪轉爲矢耶最當矣耶轉爲處月自据處月轉爲川闕川闕時謂沙漠而言然唐書於處月朱邪往往連稱處月朱邪孤注處月朱邪阿厥當時官牘不應乖舛駱宏義請發射脾處月處蜜契苾以擊賀魯處月朱邪孤注引兵附賊射脾沙陀那速不肯從處月射脾同姓而異部此又不能以朱邪概處月之一證然射脾之名

後不復著或是處月之別部如葛邏祿之謀落族婆訶族踏
實力族苾伽可汗可敦曰婆訶蕃人亦以父姓爲名婆訶爲噉谷欲之女則噉谷欲乃葛邏祿之婆訶族也弘
義不審而舉之歟處月朱邪之連稱或者處月之後爲唐莊
宗繼唐統而有天下故鄭重書之歟是碑余小時讀

四庫全書提要卽省識之嘗作詩送表兄鄂特薩爾巴咱爾
郡王卽用特勤字亡友周蒼生見而詫之余乃緝提要以示
今忽忽二十年矣繼乃得寫本雙溪醉隱集繼又見洋照本
碑圖今伯愚乃爲致石本而蒼生不可復作矣感逝傷別執
筆黯然碑中幃作燾按禹貢惟土五色孔傳燾以黃土釋文
曰燾覆也周書作雒解亦同誼甚古今中庸作幃恐唐本不
爾撐作櫟按說文櫟衰柱也鼎臣曰俗別作撐非是此不作

牙猶近古字體峻整與石臺孝經同眞明皇書

書顏元李堪書後

尹嘉銓伏誅紀文達與此學不行於北方乃併眞理學而亦
不講此害之在一省者顏李之學戴望得之以行於南方王
壬秋因其說而變之顏李宗旨斥程朱而尊孔實欲裪孔而
祖周公故王秋弟子以授康有爲而爲改制之說此顏元爲
之禍首此禍之及於天下者也

芸香館遺詩跋

先母七歲入家塾十二能詩十五通五經十七歸先府君上
事姑嫜下和娣姒家務之暇不廢吟咏所作詩已哀成巨帙
中歲喜讀有用書終年矻矻經史詩不多作迨丙寅歲先府

君棄養後內事摒擋外禦憂患境日以困遂絕不復爲詩嘗語不孝及妹猗曰吾於詩學幸窺門徑少年所作率多浮響不足爲後世笑如我竟死爾輩勿梓吾詩苟天假以年爾輩成立不以家事累我我當復舉所學陶鎔而出之庶幾可與古作者競嗚呼言猶在耳而太夫人竟於去年秋厭棄人間矣不孝昏憤瞽亂不知詩之足存與否而竊念梓詩是違太夫人之命罪重不梓詩則太夫人之德言無所附以傳勢將終於汶沒罪益重乃請於里郇諸長者僉謂太夫人之詩清雄綺麗雖意不自滿而詩實可傳不孝用敢取太夫人丁巳歲手鈔本又益以搜集所得共九十一首編爲二卷錄付梓人嗚呼太夫人之意本不欲以詩傳故散失已多無從收拾

卽以詩論亦不過存什一於千百又況懿德嘉言實有迴出於詞章之外者哉惟冀後之讀者卽詩以窺行誼勿使以語言文字求之則不孝所以梓吾母之詩之愆也夫同治十三年五月不孝盛昱謹識

書鐵路述略後

吾反覆此書而後知鐵路決不可行也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耕牧者本富也商工者末富也西人鐵路商工之事也鐵路公司是以商工而奪耕牧之具也毀鐵路者眾矣徒計其利害未知大本也西人自言曰鐵路公司爲眾毀所集之的又言曰鐵路流弊雖多尙便宜於馬車輪船是已自知之矣而其所爲毀所爲弊彼

亦不察其本也本富則鄉與國均均則國勢可久末富則聚之一隅侈侈隆盛不久替矣西人自言曰未開鐵路之城鎮減色衰落景況蕭條宛非世間又言曰倫敦東城減去萬餘丁口西城亦減去而城外環居甚多又言倫敦人數昔時九十六萬今有鐵路增至三百四十六萬嗚呼此西人之所以弊也天下之人只有此數此增則彼減埠頭之民增則食德服曠之人減今聚此不耕不牧之民於京城而使耕牧之地減色衰落景況蕭條宛非世間則食之者眾生之者寡富於一時貧將萬禩西人又言曰英國鋸墊鐵路木之工已居國人五十分之一幸也支路不盡開支路盡開則盡驅耕牧之民爲工商矣旣無民何有國耶國中之人三百餘萬矣各埠

頭及護路造車鑄鐵鋸木者以倍計之則七百萬矣以此七百萬不耕而食不蠶而衣之人日游蕩於花天酒地之中而所廢者皆向所謂景況蕭條宛非人閒民之膏脂也路少害輕路多害重吾不知西人稅駕之何所也陳涉之徒散在山澤間者其少也耶彼都人士猶且厚自封殖焉今鐵路已開六十年再閱六十年必敗吾已死不及見吾此字必不滅或有人收拾之將服我之先見也

與張制軍書

孝達前輩閣下久不奉書疏懶知罪卽辰伏惟尊候萬福君立孝廉聞患下利此時自當全愈君立篤厚沈毅人也或目爲才子或目爲蕩子皆非其實知子莫如父幸寬其銜勒爲

幸昨晤黃仲弢爲言前輩念昱特甚並謂昱宜銷假且屬仲
弢懇懇之知己之言感深而涕昱有不可不出者亦有不能
遽出者謹布愚忱敬質有道昔人之隱甘貧處賤故其難也
今昱則車服之榮自在不可謂賤老屋百楹采邑千頃皆分
自公家下至包衣僕隸廩食縣官苟非歉年尙有買書之資
不可謂貧直是安富尊榮辭勞居逸而冒居高尙之美名
國家之所以養昱者如此昱之所以報

國家者如此每一思及食不下咽此昱之所以不可不出者
一也先祖文愨公晚年好言星命比得昱則大喜謂此兒破
車之犢亦千里之驥今則頭童齒豁百事無成不孝之罪如
何可贖每月朔望展祀祠堂入門之頃面赤心動此昱之不

可不出者二也人臣委質苟或眾人遇我則進退可以裕如
昱以少年小臣特蒙

獨對親被

慈綸未宣之

旨語小臣知之決戰之機待小臣定之此循資平進而至大
僚者不可得之數也今者事往時移每念

深恩夢中流涕故昱之許

國匪直休戚共之況乎秦人視越人之肥瘠哉此昱之不可
不出者三也然昱之不能遽出者亦有二端人之爲官官守
與言責而已周禮師氏保氏掌教國子而亦詔王之媿惡故
祭酒一官實兼言責官守以官守言昱之初到監也百事廢

壞應考諸生強半山東之爲供事者假館於南學訪問半年
悉知要領乃一舉而驅逐之所補諸生皆由婉轉招致而來
而人且不願乃爲之加膏火潔館舍幸乙酉拔貢雲集京師
乃得考補如額而都中詫爲盛事矣其加膏火之求戶部與
葺學舍之求工部皆捐棄廉恥一如今人之求差缺者廛而
能得彼時猶幸戶部閤而工部潘也監中加照向無照根豈
詫捐監者何以如是之少也久而知其弊由書吏乃爲分立
冊籍凡外捐之照費向來全分者四六歸公京捐之照費向
來不分而歸書吏者全數歸公其先堂司所得甚少而同事
又李治二君子也故皆帖然自一定此冊一年後所入大多
豈方以爲得計定

聖廟供品之協貼太常寺與其埽除

順尹

加獎諸生最優者

至三十金丁憂者及故者資送至五十金復興改石經刻石
鼓諸役又放量購置書籍而耽耽者起矣彼蓋視此爲應得
款項而以昱爲奪眾人之資沽己名而市己惠也每用一款
不敢不向同人求乞嗚呼舉一事而皆以求乞行之昱亦自
料事之不可久而己之徒多辱也適戊子典試山東卽以立
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爲三題至己丑春遂以病乞歸
而實亦病今病幸少愈可以任事而事又迥異於昔膏火自
若也館舍自若也而人異矣鼓舞振興非財不爲用自昱去
後積存巨款先已瓜分後來者又復不歸公用昱卽再補此
缺在諸生之去留或能自主能如前者之撒手辦事耶此官

守之必不能盡者也以言責言進言莫大乎格君心而今之
用行政者其吾君耶固別有主者也主者而顯可攻也主
者而隱不能攻也又莫大乎論宰相今之宰相何如哉今之
將爲宰相者何如哉今之宰相禦人於國門之外者也今之
將爲宰相者則採生折割之流也攻之而不勝無益也攻之
而勝其將奈何又莫大乎擊宦寺宦寺而一可擊宦寺而二
則古所無也持之以靜而猶恐未免於動况敢動手至於水
旱盜賊則封章朝上
俞旨旋聞又有不待於言者况莠言又所樂聞也此言責之
必不能盡者也官守言責俱不能盡則容默保位而已以容
默保位而負

恩何如以優游終歲而負

恩要之負

恩一也二者固無所軒輊豈讀書少見義不能精老前輩愛
豈最深豈受知亦最早更能爲豈決此出處之大節否他日
者若能萬里荷戈自乘一障當無事時必不爲郝靈荃有事
時則身膏原野馬革裹口祇此一途可以自尋其罪老前輩
視豈豈戀妻子甘肥煖之人耶嗚呼語長心重知我惟公五
年以來未與一人言及幸閱過卽時焚之萬不可令一人見
也

賈太恭人壽序

孔氏驛軒春秋公羊通義謂禮媵得升於嫡此公羊之禮也

鄭君爲禮學之宗其駁許君異義則謂禮無二嫡貴妾繼室攝事妾子尊母禮未之有也至於答趙商之問於齊歸之事尤斷斷焉許君引春秋公羊說妾子立爲君母得稱夫人穀梁說魯僖公立妾母成風爲夫人以妾爲妻非禮也鄭君治春秋本與邵公爲難故墨守則發之廢疾則起之春秋公羊傳隱公七年叔姬歸於紀今本無傳何邵公解詁曰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也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媵賤書者後爲嫡終有賢行紀侯爲齊所滅紀季以鄒入於齊叔姬歸之能處隱約全竟婦道故重錄之白虎通嫁娶篇兩引此傳一曰春秋公羊傳曰叔姬歸於紀明待年也一曰春秋傳叔姬歸於紀叔姬者伯姬之

娣也伯姬卒叔姬升於嫡經不譏也孟堅所引與邵公所解若合符節當爲公羊之佚文非何氏之臆說公羊傳首篇卽言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子以母貴指桓公言也繼曰母以子貴卽爲叔姬成風頃熊以及齊歸起例何義門以貴妾釋之固非通說邵公於齊歸猶指爲嫡母以就禘祫之文亦不如鄭軒之明決矣今之士大夫古之諸侯也就士大夫之禮言之曾子問宗子雖七十而無主婦者儀禮又有繼母如母之文白虎通曰卿大夫一妻一妾者尊賢重繼嗣也不備姪娣者何北面之臣賤不足盡人骨肉之親然則士大夫之妾皆異姓其升於嫡不能由姪娣也夫父乾而母坤乾陽而坤陰陽奇而陰偶故室可繼也嫡可升也所謂尊陽而卑陰也後

世以後娶爲正以媵升爲非正江右不諱庶孽而河北必須重娶顏之推所爲家訓後娶篇固深切言之矣況周顓王符之倫子何媿其母母亦何媿於子哉某太恭人吾同年夏縣賈君小芸之母爲某文學之女來歸年丈芸橋先生爲媵今以小芸貴得封太恭人持家勤相夫恭教子嚴卽何氏所謂能處隱約全竟婦道者於經旨得升於嫡今年某月日爲六十生辰諸同年謀爲壽文以盡小芸之孝道而屬盛昱執筆盛昱敬敢質諸經義以破時俗之惑使太恭人聞之知所以享翟茆之榮者皆由於終有賢行以告賈氏之子孫俾生觀感而無所用其別異之心焉是爲序

涑水北郭下村觀音寺碑

光緒二十五年八月涇水縣城南北郭下村觀音寺重修成
邑諸生趙之焜李鍾謁予爲文張其事坐客難之曰今西夷
交侵

天子宰相徬徨憂勤惟財用之是急至遣大臣括羨餘凡士
民不宜以有用之財施之無可徼福之神涇水修廟非時也
兩生曰不然自鄉社廢而鄉飲酒之禮不行於是乎吹豳飲
蜡農事祈報凡夫一村之利宜與害宜去眾鄉老人聚議之
所皆取夫故佛氏之宮而爲一村之社焉豈區區徼福慈氏
之寂滅清淨者哉且方今異說大興彼教肆起白堊丹塗若
霜若火誘吾民而盡趨於奇袤之行上而奴視官長下而魚
肉良儒白晝攫人莫敢誰何有興佛宮者亦彼教之敵也余

謂兩生之語蓋信遂書其語而爲之記是役也倡之者趙之
焜李鍾 助率興工者 凡得屋七間

意園文略卷第二

遼陽 楊鍾義 編次

劾疆臣欺蔽招安巨匪奏

光緒九年七月十六日

奏爲疆臣欺蔽招安巨匪請查照嘉慶年開甯陝叛兵成案
辦理以儆將來而弭後患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

奴才

恭閱邸抄七月十四日奉

上諭前因浙江台州土匪金滿糾黨滋事迭經嚴諭該督撫
派兵勦辦等因欽此伏讀之下意竊未安金滿擾害多年出
沒數郡焚殺淫掠不知凡幾誠如
聖諭所謂死有餘辜

朝廷前此命討非徒除患實懼失刑刑罰不申紀綱安在其

關係固不僅金滿一人一事也何璟劉秉璋奉

旨辦賊旁無掣肘以兵則精以餉則裕出則可殲之於野入則可困之於山聚則可以圍攻散則可以募捕雖非旦夕能就之功實非古今至難之事何至壞法亂紀長惡養奸而出此受降之下策乎金滿旣已賒死又復留營狼子野心豈能安靜況又明於地利悉於人情不過師苗沛霖之故智以奴才策之不出兩年必將爲變不特此也現在北則馬賊南則齋匪以外游勇餘捻伏莽甚多莫不狡焉思逞彼見一金滿尙不能捕則將才兵力可知如金滿之罪尙免殊誅則覬覦之心愈決是教亂也奴才竊爲大局危之至紳民稟請之說尤非事實台人縱不能同仇亦何至引金滿爲同類此不過

一二通賊者往來其間爲之道地耳正宜根詰窮治閭郡士民豈可厚誣竊不料該督撫迷罔昏愚至於此極也惟是現在該督撫已稱

明詔許其歸降斷無復行捕誅之理

奴才伏讀

仁宗睿皇帝聖訓嘉慶十年甯陝叛兵蒲大方等爲亂德楞泰札克塔爾楊遇春楊芳許其歸降奉

仁宗睿皇帝赫然震怒將德楞泰等立與重處並將蒲大方等發往伊犁安插今宜仿照此案請

旨將金滿並其餘黨分別發往新疆黑龍江安插何璟劉秉璋亦宜仿照德楞泰等

予以嚴懲夫蒲大方等非積匪也一見楊芳棄甲投降非由

德楞泰等之招致也而猶必如此辦理者

聖謨高遠可弗深長思乎大抵近日狃於撫局事事姑息昔也有人欲爲秦檜今也又有人欲爲熊文燦風氣頹壞深可寒心濫保匪人累干吏議濫保巨賊將如之何

皇太后

聖上從諫如流初無成見奴才用敢不避嫌怨妄獻狂愚伏乞

皇太后

皇上宸斷施行謹

奏

請撫恤八旗兵丁奏

光緒九年七月十六日

再近日霖潦爲災八旗兵丁房屋倒塌十室而九褻形露處實可哀憐重以錢價大貴昔以銀一兩易十七千者今僅易十一千而物價翔踊益甚質庫又不出錢凡此旗丁不壓斃卽餒斃矣伏見各省水旱偏災

朝廷不惜截漕撥帑準之平章協和之序似旗人尤在所宜先雍正年開京師地震曾經大發帑金修理房屋可否仿照賞給錢糧量爲撫恤或就局存大錢儘數散放奴才目擊情形代爲呼籲

恩出自

上不敢宣露謹附片奏聞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劾彭玉麐不應

朝命奏

光緒九年

再兵部尙書彭玉麐奉

命數月延不到任而在浙江干預金滿之事現在兵制未定中樞需人該尙書曉暢戎機理宜致身圖報較之金滿之事孰重孰輕無論所辦非是卽是亦不可也該尙書託言與將士有約不受實官實則自便身圖徜徉山水耳古之純臣似不如此且現在握兵宿將各省甚多該尙書抗

詔鳴高不足勵仕途退讓之風反以開功臣驕蹇之漸更於大局有礙請

旨敦迫來京不准逗留以尊

主權而勵臣節奴才愚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謹案王闈運銜陽彭公行狀九年補兵部尚書疏辭不

允講官盛昱劾公不應朝命欲以脅起公

劾陳寶箴任意妄爲奏光緒九年

竊向來內外大小臣工功過是非初不以彈章之臚列爲憑

但以

諭旨之有無爲斷陳寶箴營謀一節

朝廷若盡用張佩綸之言則憲典具存陳寶箴豈止降調乃明明

諭旨僅與豫山同科但抵其失入之條不案其營謀之事是陳寶箴名節早已荷

聖主保全該員理當深感

厚恩勉圖晚蓋乃輒以

諭旨未經采用之語嘵嘵瀆辨其意直欲

朝廷爲之罪言官以洩私憤不知感

恩不知畏法實屬任意妄爲應請

旨將陳寶箴再行交部議處勿庸爲之查辦總之此案張佩綸所言本非不刊之論陳寶箴此奏無非還詬之詞

朝廷遽派重臣視爲鉅案殊覺不值況情託賄屬與受同科承審司員苟非狂易誰肯頌言一經查辦卽已墮陳寶箴之術中不知

朝廷果將何辭以折服其心且今日之查辦是則昔日之不查辦非陳寶箴所言是則張佩綸所言非牴牾紛紜徒傷

國體茲事雖細亦紀綱頽失之一端奴才謹有所見不敢緘默

謹案義甯中丞行狀光緒八年秋擢浙江按察使用前河南獄免頃之有某御史劾其至京師營營干訊吏因抗疏申辨且推及言路挾持弄威福之由 詔下閩文介察問兩解之公疏蓋是時作

論疆臣辦理屬國案件失宜奏

光緒九年

奏爲屬國案件疆臣辦理失宜隱憂方大敬獻芻言仰祈
聖鑒事竊此次朝鮮李昰應之案兩奉

諭旨處置公允中外無不欽服惟李昰應就獲之初藉藉傳
聞多謂出於誘劫此則在事諸臣草率邀功甚不足以稱
朝廷德意夫以堂堂大國討一逆命小人直當檄召而來彼
如伏匿遷延正宜張我軍威窮其所向何求不得況此後捕
誅亂黨亦未嘗不用兵則前此之甘言卑禮胡爲乎此一役
也將使屬國寒心列邦騰笑傳之後世殊不足光史冊惟有
特降諭旨歷數諸臣誘劫之非與以處分俾天下悉知此舉
非出自我

皇太后

皇上之意庶足以尊國體而靖人言夫朝鮮蕞爾小邦不與泰西各國通商其志甚可嘉泰西各國竟不能強之通商其勢亦尙可恃乃邪臣丁日昌無端有請令通商之議不過爲洋商圖開口岸耳不知該國人民持不通商之議者十人而九國王見異思遷竇達眾論該犯藉口作亂實因眾心致亂之由名爲索餉本因通商我之所謂亂民彼之所謂清議也朝廷因其稱兵犯上不能不事誅夷然係戮太多推厥禍首彼國愚民勢將不以爲恩而反以爲怨

奴才

又聞朝鮮竟與

日本私和更爲非是中國赫然出師爲朝鮮也不徒爲之靖內兼當爲之禦外乃在事諸臣袖手旁觀聽其妄許多金朝

鮮貧瘠豈能辦此罄屬國之脂膏供強鄰之谿壑中國字小之謂何且大兵在境而竟不稟

命而行亦復成何體統應請

飭諭李鴻章迅統全軍馳赴朝鮮境上將兩國之事引爲己任如日本順從減改自當相安無事彼如崛強則將琉球之案一併舉發恭行天罰既可靖日本之凶威亦可堅朝鮮之臣節丁日昌首創邪議亦當削其

卹典李鴻章通曉洋情素嫻軍旅此番負疚而出當念金革無避之義如徒以訊一罪囚爲了事則於

國爲不忠之臣於家爲不孝之子想李鴻章或不出於此也奴才愚見所及冒昧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謹案吳汝綸張靖達公神道碑李相公居憂調直隸總督
北洋大臣朝鮮亂燬日本使館是時吳武壯公長慶防海
登州公傳電謀之李急檄武壯東渡武壯自登州率師三
千用一日夜徑抵仁川直入朝鮮國都取其大院君李昱
應送天津

請收回 成命奏 光緒十年三月十八日

奏爲樞機重任責成宜專請

收回成命以符體制恭摺瀝陳仰祈

慈鑒事竊 奴才 恭讀邸抄欽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懿旨軍機處遇有緊要事
件著會同醇親王奕譞商辦俟皇帝親政後再降懿旨欽此
仰見

皇太后憂國苦心以恭親王等決難振作以禮親王等甫任
樞機展轉思維萬不得已特以醇親王秉性忠貞遂違其高
蹈之心而被以會同商辦之

命惟是醇親王自光緒建元以後分地綦崇卽不當嬰以世
事當日請開去差使一摺情真語摯實天下之至文亦古今
之至理茲奉

懿旨入贊樞廷軍機處爲政務總匯之區不徒任勞抑且任

怨醇親王怡志林泉迭更歲月驟膺煩鉅或非攝養所宜況
乎綜繁曠之交則悔尤易集操進退之柄則怨讟易生在醇
親王公忠體國何恤人言而仰度

慈懷當又不忍使之蒙議

奴才

伏讀

仁宗睿皇帝聖訓嘉慶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本朝自立軍機處以來向無諸王在軍機處行走者正
月初間因軍機處事務較繁是以暫令成親王永理入直辦
事但究與國家定制未符成親王永理著不必在軍機處行
走等因欽此誠以親王爵秩較崇有功而賞賞無可加有過
而罰罰所不忍故優以恩禮而不授以事權

聖謨深遠萬世永遵恭親王參贊密勿本屬權宜況醇親王

又非恭親王之比乎伏懇

皇太后恪遵

祖訓收回醇親王會同商辦之

懿旨責成軍機大臣盡心翊贊遇有緊要事件

明降諭旨發交廷議詢謀僉同必無敗事醇親王如有所見
無難具摺奏陳以資

采擇或從容

召對

虛心延訪正不必有會商之名始可收贊襄之益也

奴才愚

昧之見夙夜徬徨不能自己謹繕摺瀝陳曷勝戰慄之至伏
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請決戰計奏

光緒十年六月二十四日

奏爲和議不可兼營請速決戰議以折敵謀而作士氣恭摺
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 奴才 等於十二日奉

命前赴內閣會議和戰大局 奴才 等知識淺陋何足以與大

議願念法越一案夷人則反覆無常諸臣則游移兩可我

皇太后

皇上堅持定見不爲眾論所撓 奴才 等幸際

聖明知而不言負

恩實甚竊維今日無所謂議和也自歐夷人犯中國四十餘年大小百餘案我

朝廷曲子包荒者原爲愛惜生靈重開邊釁今則彼國之哀的美敦已到臺灣基隆已經開仗而奴才等讀此番廷臣覆

奏仍有彼如懾我兵威迫於公論不妨稍示寬大等語夫爲人任情恫喝我乃不敢決戰則兵威何由而懾夷人肆意要挾我自曲意求成則公論何由而伸在諸臣必謂兵凶戰危不若可已則已不知今日之勢有利於壹意主戰且利於速戰者請爲我

皇太后

皇上陳之沿海礮臺未可深恃則扼險而守莫若沈船封口以和牽戰則海口不能遽封敵舟已入口內我營轉駐口外何以扼守此利於速戰者一現在法船在中國者十餘艘耳戰計已決各口並舉敵舟既分則力單法援未至則勢孤以和牽戰則敵舟絡繹而至轉難抵禦此利於速戰者二戰守皆以足餉爲主各省口岸未緊尚可從容轉運若福建則輪船遍口庫款倉米本不充足以和牽戰則守兵之糧不能少減運糧之船瞻顧不前持日過久勢將內潰此利於速戰者三

奴才閱外國新聞紙知法國下議院本不以法人爭越爲然徒爲諸酋所惑謂中國怯於言戰始允籌餉之議若復以和牽戰坐實怯戰之言勢必源源濟餉諱言戰而戰事轉不

可解此利於速戰者四法使尙未下旗回國我之虛實彼得
窺伺以和牽戰勢不能撤去使館遣逐使臣以致外閒謠傳
謂法使近居肘腋別有包藏禍心之處此利於速戰者五爲
法人奸細者不外各處教民以和牽戰則不能

諭令各省驅逐各處教民奸民易爲煽惑此利於速戰者六
風聞福州紳民辦防招集土勇銳氣可用惟各戶輸捐勢難
持久以和牽戰則人情懈弛恐至聚而復散此利於速戰者
七惟有仰懇

皇太后

皇上赫然震怒明降

諭旨將有戰無和之意此番我軍奪得基隆山頭礮臺法軍

敗衄情形布告中外以壹眾論並可流傳該國使孤拔以後
徵兵徵餉下議院不能如其所欲併電諭各省疆臣照會各
國所有輪船入口分別傳電升旗如法國兵輪進口窺伺卽
行開礮轟擊無令泊岸一面

諭旨滇粵兩軍迅速進追以爲牽制之計庶幾敵情可懾大
計不搖如再和戰互籌議論不決彼族生心豈能悔禍前者
彼船駛入我國洋面而反迫我退諒山之師已占基隆礮臺
而反令我福州官兵守靜候不動之例則彼之因利乘便何
所不至終必出於苟且議和而後已要求旣遂效尤日多非
惟無以自強並將無以自立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論戰局已開宜爭先著奏

光緒十年七月初九日

奏爲戰局已開宜爭先著以分敵勢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

奴才伏讀初六日

上諭聲法人之罪宣示中外

天威赫然軍民同憤計此時惟有戰矣然法人狡詭萬端斷不遵西人戰例專意因利乘便蹈瑕擊虛已往之事無論卽如此次馬尾之役約明初四開戰而初三彼竟開砲轟擊遂致措手不及沈溺多船彼多方以誤我我株守以失機坐使水師二千餘人無一生者良可痛心自古用兵貴在神速豈

有兩軍相持不求先發制人之道往日或以重開邊釁之故
希冀法酋悔禍就我範圍現已

明降諭旨勢無可和若各處海口仍復誤信洋人約期開戰
之例再失事機噬臍無及現在吳淞守口兵輪共有十艘而
法船六艘橫列其前每船大礮多者十餘尊少者亦四五尊
若數十大礮同時並發則先發者必能制勝而守攻者必多
燬傷此勢之必然而無可疑者擬請由電

諭知吳淞煙臺各軍電到之時卽行開礮轟擊攻所不備庶
幾勝算在我勝則可分南洋兵船以援福州卽使殺傷相當
而燬一夷艦卽少一夷援以輪救閩亦屬釜底抽薪之策
才愚見所及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請嚴守平潭港口奏

光緒十年七月初九日

再福州海口有法人兵船停泊粵省援軍不無攔格之慮奴才稽之方志福清縣所屬平潭地方有港口可以登岸陸路達省不過二日該處爲海壇鎮所轄擬飛電福建督臣飭令嚴守港口多備港船一面

飭催粵省援閩之軍卽由平潭換船入省以解閩危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論馬建忠奏

光緒十年十月二十六日

奏爲夷黨不可輕縱請

旨斥革羈管以存紀綱事竊道員馬建忠身習邪教黨結夷人李鴻章信任袒私洋務事宜屢墮奸計人言鼎沸白簡頻登奴才前因擅售招商船局亦曾參劾在案日來風聞該員到京引

見外閒傳議謂因李鴻章以津約有成錄功保奏而來夫津約成則有功今旣無成法當治罪唐炯等逮矣何璟等革矣戰局失利者受罰和局失約者轉得邀功

朝廷賞罰之平必不出此

國法所關似此奸宄不法之人理宜逮交刑官按律治罪惟聞李鴻章此次保奏堅稱招商局係屬暫押假名美國仍由該員一手經理將來必可收贖等語雖其挾夷自重情形顯然而此時遽正典刑將來招商局收贖無由轉使李鴻章得所藉口奴才揆今日情事縱不能將該員監禁爲質似應卽行革職

飭下總理衙門責馬建忠以收贖招商局保狀

飭下李鴻章責以羈管馬建忠保狀招商局關係江海碼頭中外商務勢不能不稍從權宜以冀收贖如竟不能收贖卽將該員正法如該員逃匿卽將李鴻章正法使外國人聞之

奏聞其辦法十二條總理衙門由洋文譯出輾轉傳鈔騰播都下羣情震駭僉謂自古人臣專擅恣睢未有如此事之甚者奴才詳閱各條其繚繞瑣屑者不必上瀆聖聰謹就其最爲可駭數端爲我

皇太后

皇上陳之一辦法首重建立華美國家銀行之法已由米記維代美國東家呈遞直隸總督等語夫以華美並稱則斷非洋行可比以國標名則非徒商辦可知該督於上年曾設中國銀行

廷議不准是中國爲主僱用洋人猶且不可既有洋人爲主挾中國以爲利而反可從況以得

旨寢罷之事又復改易名目專輒徑行匿不陳

奏非徒以

朝旨爲輕且儼與

君父爲敵李鴻章幼讀詩書豈不知人臣無將之大義此其可駭者一也一辦法第七條須准該銀行開局鼓鑄金銀錢而其式樣務由北洋大臣定奪並准該行出銀票等語夫以該行鑄錢而由北洋大臣定奪式樣是爲中國鑄錢也中國之錢私鑄者斬無論鑄錢與出票同一蠹

國廢民外移利柄卽此未

奏聞輒行開局鑄錢定奪式樣實爲史冊所未聞之事此其可駭者二也一辦法第九條今有各股份人自願先行借與

北洋通商大臣洋銀五十萬元並無利息於一年內歸還後有賴北洋大臣辦理之件中國國家可以續借至一百五十萬元之數其利息須照美國通行利息辦理等語無論此五十萬元如何處置能否歸還抑係賄賂卽此借與中國國家則有利息借與北洋大臣則無利息已屬可駭之極譬如人家奴僕潛用主人名字與外人夥開買賣奴僕用錢則無利息主人用錢則有利息是主人之有益無益已大略可知奴僕之可恃不可恃亦大略可知矣此其可駭者三也一辦法第十二條五兆元爲中國集股成本一半儻集股不足其數范德畢可以先代墊俟中國將來集股足數亦可隨時將全股收回然所墊之款無論若干年須三分行息等語夫中國

股份票累年虧折已久無人敢入五兆元之鉅款集成談何容易是終須范德畢之代墊也是終須與范德畢出此五兆元三分行息也大凡行商豈能獲三分之厚利而每年無端爲洋人出百八十萬元之息將來除得利劃抵外何人攤賠終必歸之

朝廷矣此其可駭者四也以上四端奴才不過就其最甚者言之其餘各條大都類此總之此事若行爲中國失利權爲千古蕩臣節李鴻章乃

朝廷重臣其平日居心若何奴才斷不敢輕加訾議惟是就事論事建立華美銀行一事奴才愚以爲李鴻章之謬舉斷不可行聞此十二條現在總署伏請

諭旨飭下總署諸臣卽行錄

奏逐款駁議一面

降旨李鴻章將其約卽作廢紙庶幾利權不致旁落而國脈民脂賴以保全天下幸甚

奴才

既有所聞不忍緘默披瀝直

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八旗復官學議

三代之人才皆興於學校漢以後爲辟舉唐以後爲科目科目自行而學校廢其間亦嘗病人才之不如古若矣然法立而弊

生卒不能如三代造士之隆何哉古者鄉各有學其在國學者皆公族及卿大夫之子弟其人約故其教易周其地親故其情不際後世姓氏之法廢而四民不分故三代學校之法亦幾如井田封建之不可以復我

朝龍興東土創制之始動合成周牛彘撥什庫古鄉遂之制也而世祿之典尤得古意是故

列聖因之有八旗官學之制其制有咸安宮學有景山學有宗學有覺羅學有八旗官學有漢軍義學有幼官學設教習設繙譯教習設弓箭教習以教督之設管理大臣總副管以約束之故一時人才之盛罔不由學蓋學校者八旗所當行亦八旗尤易行者也而今異矣爲教習者不以爲師儒之責

而以爲仕進之梯爲學生者不以爲陶甄之恩而以爲口腹之惠爲管理之大臣不以爲儲人才培國脈之要務而坐視其做壞而不救於是學生不知其師之爲何人教習不知其學之在何地豈左翼宗學生也終身未嘗一至學他可知已此猶有其地也除咸安宮景山在禁籞此外各學榛莽之所叢狐狸之所宅居大半焉嗟乎今天下貧弱極矣非貧弱於貨財實貧弱於人才也欲除貧弱必儲人才欲儲人才必先入旗欲儲入旗之人才莫先於修復

列祖

列宗所興之學校夫入旗之人不及漢人什佰分之一入旗之京官乃多於漢人數倍荒陋貪鄙動爲人笑筆帖式旗官

之初階也近者乃不由學而由捐黃口乳臭目不知書伺候
堂官有同奴隸浸而升司官浸而放道府甚且任封疆長臺
閣嗚呼內患之所由起外侮之所由來孰非此輩階之厲哉
此而曰緩圖果何者爲急務乎謹擬修復變通之法一曰更
學制宗學之弊在於太合一城只兩學遠居者不能赴矣旗
學之弊在於太分八旗各一學隔旗者多不便矣蓋旗有定
地而人無定居今宜取宗學覺羅學八旗官學漢軍義學幼
官學之名盡罷之更設大學八小學三十二每一大學統四
小學或因舊學或易新地總期適中無論宗室覺羅滿洲蒙
古漢軍包衣咸入之畛域不分亦古者齒胄之義也二曰擇
師儒今管學者皆親貴王大臣親貴王大臣不暇此者也教

習之弊在於考文藝能考人品不能考也學生之學行爲先
文爲後況教習乎今之教習槍替甚多已且不正何以正人
今宜於八旗科甲出身之三品以上大員每學各簡一人以
總其成其人有事故卽令舉人自代或令他學七人同舉至
於大學之師小學之師皆由該大臣辟舉優以修脯而不予
以升途其能認真訓迪成就多人者准由該大臣保奏候旨
錄用各省書院院長皆此例也教習皆令攜眷住學不許他
往曠誤一有曠誤則易之仍設稽察學務漢御史八人分察
各學如該大臣有徇私之事卽令劾奏咸安宮景山兩處除
咸安現有總裁卽令管理外將管理兩處之大臣撤退另派
管理景山學務科甲出身滿漢大臣各一人景山由管學大

臣辟舉咸安官應由編檢內令掌院學士保送十人作爲教習升至講讀方開此差宗學總副管爲宗室升途宜仍留之而令其專管咨送學生一事弓箭繙譯教習仍用舊例加甄核爲三日廣仕進設學教士爲異日之用也今學生無升途其旨背矣宜用古人積舍之法積舍之法昔人所謂賢於科目者王制進士乃指此非謂今之考取進士也宜取八旗子弟年六歲以上者取具本佐領圖片送入小學酌與紙筆書籍令其在學一飯不必給銀每三年一考校有不可教者以時出之可教者留之積十年能文而優者升入大學大學之制有由小學升者有由舉貢願入者有富家之讀書已成而願來此觀摩者平日由院長課試每月則管學一試焉飯食

之制如小學加住宿焉管學之大臣擇其貧苦力學者賜給之文字較優者獎賞之不予以額定之銀仍如小學例如是者三年去留如小學其優者升爲景山學生景山學生初入者由管學大臣面試以時文一篇詩一首論一篇優者留之劣者咨回每月九課每課以時務論策與時文開出前列者給獎賞如是者一年去留如前例其優者升爲咸安宮學生咸安宮地居紫禁勝代儒臣曾不能一至其地我

朝崇尚儒術以平人得直內廷實爲讀書稽古莫大之榮學生積升至此其學業均已成就宜給以七品頂帶每月六課諸翰林分師之暇則與諸翰林講經世之務如是乃官之矣請嗣後各衙門筆帖式除小衙門仍用雜途外其六部筆帖

式概不由他途升補專用咸安宮學生每缺出本衙門咨吏部吏部咨咸安宮咸安宮總裁卽將其學生之優者保送不拘資格年歲不論宗室滿蒙旗分其補筆帖式仍願留學者聽除貪婪重罪非師儒所及知者外如以庸劣及文理荒謬被劾者卽將原保咸安宮總裁原送之管理景山學務大臣議處如竟目不識字別經發覺將原保原送之員從嚴議處其咸安宮景山學生宜有額旗學不必有額咸安宮學生宜用一百名景山學生宜用二百名有缺額則遞行取焉此兩項學生新設旗學十年內不能成就宜暫將八旗舉貢生監考充十年後停止此例四日籌經費今之議者動曰經費難籌然而督撫浪擲數百十萬無人過問

朝廷有所施爲則計臣沮之不遺餘力今之聚學開費大政也計臣必謂無款然則籌款先自計臣始請將戶部每年燒鍋稅銀仍留三成歸戶部餘盡提之內務府房錢餘息請勿以借人應盡提之崇文門稅有羨餘應勒派每年一萬如有餘仍盡提之直隸每年清出旗地之租請劃自同治元年以後所清出者盡提之粵海關閩海關山海關各酌派之如是約得數萬金矣然後取薪炭紗葛膏火錢糧通算其總數併爲入款統出該學大臣一人經理司事監院卽由該大臣自派不必奏聞凡催收進款發放出款宜由爵秩較崇之大臣一員經理免其造冊報銷此常費也今學舍頽圯又須增建則宜捐辦旗人之官將軍督撫司道者酌派捐助京官亦如

之約至十萬可興工矣并請將內務府官房撥出四五十所酌備改換舖房亦可亦能換用也此一時之費也大學之師每年脩脯須三百金小學之師每年脩脯須一百金飯食有費薪炭有費學生紙筆有費僕役有費黏補房舍有費景山師八人大學師三人小學師十二人計脩脯之費約四萬金飯食雜費倍之每年須八萬金凡事不辦則已有力者提倡之則洋稅鉅款提解一分卽足用矣之四者能力行之則八旗人才可以盛三代規模可以幾四者之序以籌經費爲最要以改選文章爲最難而以派經理學務之大臣爲最先大臣旣派則諸事方得理舉一切之事一以委之不設科條不責近效但任人不任法京城咫尺之旗人擇其秀而愧其

秀教興於上化行於下不但人才可得奸猾之徒亦可少視
爲迂論實則要圖今泰西各國不吝金錢廣開學舍其居京
師者雖在衢路手不釋卷郭筠仙前輩謂其有三代教士之
遺風誠爲過論然豈深觀默察以爲洋人之可畏不在機器
鐵路而在人人向學其君其相刻刻以培養人才爲念其士
其民時時以不若人爲恥況法人教堂徧於京師其高大堅
緻視我之學舍頽敝者若何其朝夕禮拜視我之師生不相
見者若何正氣疲荼斯邪氣得千空穴來風枳句來巢非一
日之故也是在救時復古之大君子不歧視滿漢之眞大臣
竭心力而爲之爲滿洲養出千百讀書人卽爲我
國家培數百年之氣運何靳哉何靳哉盛昱謹議

意園事略 用阮文達公儒林傳例

舊史官楊鍾羲撰集

宗室祭酒盛昱字伯熙肅武親王裔孫隸鑲白旗第三族曾
祖肅恭親王永錫祖敬徵戶部尙書協辦大學士謚文愨本
生祖敬敦不入八分輔國公父恆恩字雨亭都察院左副都
御史母博爾濟吉特夫人和林貴種通五經能詩有芸香館
遺詩二卷兄盛昌早卒所居意園爲文愨公舊邸有亭林之
勝度金石書畫之室曰鬱華閣生於道光庚戌年二月二十
九日少卽劬學十歲時賦綠豆詩立成四句作詩送表兄鄂
特薩爾巴咱爾郡王卽用特勤字由蔭生成豐十一年十二
月 賞戴花翎同治六年由 玉牒館謄錄以主事用九年

庚午科順天鄉試中式第一名舉人出烏齊格里文端公門
光緒二年丁丑科會試中式第一名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
庚辰散館授職編修簡貴清謐崇尚風雅所交皆一時魁傑
以文章道義相友善文譽滿海內益自淬奮於學無所不窺
讀書日盡數十卷博聞強識其攷訂經史及中外地輿皆精
覈過人尤練習 本朝故事大至朝章國憲小至一名一物
之細皆能詳其沿革改革之本而因以推見前後治亂之迹
若撮其言錄爲一書三百年來閱博之君子未有能及者也
和而介與人無町畦喜獎成後進一介不遺天下魁壘之士
至京師者莫不以爲歸七年五月補授詹事府右春坊右中
允閏七月補授翰林院侍講十二月充 文淵閣校理九年

二月轉侍讀厯充 武英殿纂修協修 國史館協修五月
充 日講起居注官是時言路方開特蒙 獨對十月補右
春坊右庶子十年二月轉左庶子七月補授國子監祭酒與
司業顏扎治麟大治學舍加膏火定積分日程懲荒惰獎勤
樸弦誦蒸蒸改石經刻石鼓購置書籍命諸生分輯通假彙
編專取 國朝經師成說依今韻排類得二十餘冊諸生所
專撰者如禮記類鈔禮程說文通例古音表七經緯內外編
西遼紀事皆已成書校輯之書如隋唐以前音切衛宏古文
官書諸葛穎桂苑珠叢釋靜洪韻英皆具草藁十二年二月
充 東陵隨扈官自通籍至祭酒居官十三年侃侃自
將忠規讜論中外歎仰然不能盡行其志某學士承要人風

旨撫芸香館集中送兄詩謂爲忘本請 旨削版將以傾昱也仰荷 天恩不允所請十四年戊子科鄉試 簡放山東正考官以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爲題衡藝過勞每申且不寐自是得心悸之證試竣回京不數月而疾大作貌素豐澤病起乃清羸頓異平昔十五年八月初四日因病奏請開缺家居劇門日惟攷訂古籍益陳三代彝器法書名畫以自虞樂手寫 康熙幾暇格物編付石印耽醫理集藥方韜光潛寶物亦莫能窺也願天性忠愛自以宗支世胄盱衡朝局怒焉傷之甲午之役喪師失地外侮紛乘擬復出有所贊畫疏已具矣會有尼之者以易筮之內斷於心遂不復出端居深念櫻心蒿日益鬱鬱寡權由是寄情山水游屐

所經動淹旬朔不復關預人事丁酉踏雪飛狐戊戌浮渡徐
水九日游上方山翁先生舉贈薊嬰老人手鈔詩謂是紫幢
一流薊嬰查夏重以宗室高人序其集者也二十五年春病
足牽引臂痛與海城李鑑堂督部雅故十月海城自瀋陽按
事回觴之於意園清話竟日是夕疾作卽屬同年樊山先生
撰神道碑戚友來視疾者語涉目錄源流尙遲遲不卷卷三
時拄杖行室中督門人鈔補宋槩倚松老人集十二月十四
日微吟六言詩云怕死作爲已死有生本是無生縱然百有
餘歲不過多得浮名飾巾待盡神明湛然二十日丑時卒年
五十歲葬廣渠門外楊莊新阡福山王文敏公爲請於朝
入國史文苑傳卒之明年而京師之亂作使其尙在則當

時重臣敬信而聽其言必不至崇妖亂而召戎寇以貽

宗社阡危之患也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可慨也哉妻額爾

德特氏後五年卒子榮軾榮旂善寶八旗人爲古文詞者未

有撰集之本雍正間奉 敕纂八旗志詳於事實不及文辭

嘉慶開棟鄂尙書鐵保選錄 熙朝雅頌集八旗之詩爛然

矣而文尙闕如道光朝納蘭恭勤公那清安有梓里文存之

選皆制藝也他文未遑及謝病家居十年念蟲沙猿鶴萬劫

蒼茫皆由風移俗易而無學以持之八旗之士至今而文教

爲尤亟乃發其藏書旁加蒐訪尋碑闕肆裏集叢殘表弟漢

軍楊鍾義實贊助之京城表裏兩人躑躅得文六百五十首

作書一百九十七家爲書五十五卷名曰八旗文經合作書

攷三卷敘錄一卷都爲六十卷茲集以文爲主凡當官論事
之作近於吏牘者概置不錄仿新安文獻志不題撰人郵寄
武昌付書局刊印揭藥未竟驚飚折柯二十八年南皮張文
襄公作刻書序稱其亮節多聞習於掌故今日之劉中壘朱
鬱儀也此編豈特傳八旗之文固可以爲四海九州之文式
矣其善詩爲餘事不自收拾多散佚游小五臺五言凡八首
奇偉警拔雅似姜白石記游詩沈鬱處亦復近杜歸以示樊
山云此詩囿也倡和蓋自茲始連日訓答語多悲苦乃盡韻
別作樂詩曰石湖田園樂天閒適古人亦有不得已者乎近
體如和柯鳳孫韻題劉星岑侍讀梅抱篴讀書圖同鄭東甫
錫聘之游上方山和楊子勤表弟瀏亮雋逸偶然不羣爲門

人劉菊農題崔子湘畫花鳥四絕句沈縣婉曲子夜之遺詞
雄放似辛稼軒既卒鍾義遺書藐孤索其遺藁壬寅秋九月
寫刻於武昌詩三卷詞一卷名之曰鬱華閣遺集三十一年
門人蒐其詩得百二十八首有出於集外者膠州柯紹忞爲
之序晚歲網羅金石鬱華閣金文以根據典禮流傳古文裨
益經訓爲宗旨所輯雪屐尋碑錄爲當世所推重精鑒別藏
本東坡寒食詩刁光胤牡丹睢陽五老圖烜赫藝林論畫入
微嘗語張度辟非曰公解書而不解畫實則書畫一理譬如
顏體書必不謂是歐趙體書必不謂是董各有家法面目故
也惟畫亦然荆關李郭亦各有家法面目迥不相同惟董巨
最相似卽前輩賞鑑往往有某謂是董某謂是巨者卻絕無

以董巨爲李郭者以家法面目截然不同故也張文襄公讀
盛伯熙集詩密國文詞冠北燕西亭博雅萬珠船不知有意
還無意遺集都無奏一篇鍾義編次意園文略雜文一卷奏
議一卷宣統紀元十月刊於江甯郡齋